

我的半聽世界

司徒世偉先生

自從某一天，醫生證實我的聽力失去了一半，我的世界從此變得不一樣。在半聽的世界裡，我彷彿置身一座圍城內，四周一片死寂，聽不到半點聲音，我感到十分害怕。

無論在外表還是溝通上，我一點也不似弱聽人士，因為我對周遭聲音有反應，只不過稍為遲鈍了些。那時候，我還在讀小四，同學嘻嘻哈哈的談得興高采烈，我卻無動於衷，以為自己忍笑能力特別強，還引以為傲。我的讀唇能力好像與生俱來，不用特別訓練，便能觀察別人的唇型而知道說話內容，同學紛紛投以羨慕目光。

不過，讀唇能力也有失靈的時候，中文默書對我而言便是一場惡夢。中文老師最愛叫同學默寫生字詞語，她讀一個詞語，同學便默寫出來，我自問認字不差，但二十個詞語中僅默寫出五六個，還要顛倒次序。老師十分奇怪，板著臉孔質問，嚇得我哇哇大哭，回家跟媽媽說了，她彷彿感到不安，立即帶我看醫生。經過二年的排期、檢查、測驗、診症，才證實我的弱聽，這時候，我已是中一學生了。

測驗默書不合格都不及失去聽覺那麼晴天霹靂，那一刻我感到徬徨不知所措，猶如茫茫大海中的一葉孤舟，迷失了方向，霎時之間世界全都褪了色，變得灰暗一片。如果說聾人的世界是一個沒有聲音的電視畫面，那麼，弱聽的世界便是有少許聲音的電視畫面，沒有字幕的輔助，根本不知電視的旁白內容，就算畫面如何豐富生動、燦爛繽紛，也是不知其所以然。

中一下學期，我獲安排配戴助聽器，那是一款肉色外殼的小型儀器，呈蕉形，掛在耳背上，連接塞在耳內的耳模。這部助聽器是一部小型擴音器，不論外面聲音是嘈吵或微弱，都一一收集及擴大，再傳送到耳內，這可不是舒適的生活體驗，真是「啞子吃黃蓮，有苦自己知」。助聽器加上眼鏡，已令頭部不勝負荷，在汗流浹背的大熱天，更是苦不堪言。

助聽器掛在耳上實在有點礙眼，時常被同學取笑，令我感到自卑及抗拒。但是，隨著聽力日漸衰退，我對助聽器的依賴也增加了，無論在學業或日後工作

上，沒有了助聽器輔助，就像失去了耳朵，使自己活在自修室般的寧靜環境裡。

當我們談話的時候，若你見到我緊鎖眉頭，請不要見怪，那是我正在專心「看」你說話的緣故。我所聽到的聲音，僅是一半，或少於一半，別人所說的十句話，我或只聽到四五句；一句說話裡，我或只聽到一半。這樣斷斷續續且毫不連貫的說話，聽得我一頭霧水，這時候我便要發揮自己的想像力，去猜想那些聽不到的空白。有時我因此會錯意而鬧出笑話，有時誤會了意思而答非所問，不過有時卻樂得耳根清靜，同事曾笑說，讚美說話我多數聽得到，但批評聲音卻總是聽不到，名副其實是「偏聽」。

有人說：「助聽器讓聽障人士重拾聽覺，聽見所有聲音。」我卻認為這是一般人的誤解，就算科技發展如何一日千里，助聽器如何先進數碼化，都有其限制，它的確能夠提升聽覺能力，但卻不能使弱聽一下子提升至正常水平。若有朝一日，助聽器能夠讓極度嚴重失聰人士的聽力提升至正常人一樣，這才是科技上的大突破，聾人界的大喜訊，如此發明足以夠格領取諾貝爾獎。

你知道弱聽在生活上是怎样不便嗎？環顧四周，很多公共設施未能照顧我們的生活需要，以公立醫院診所為例，現時電話預約服務對我們而言，真是有耳難聽、有口難言；就算約到了，在候診室門外，由於欠缺號碼指示訊號，根本不知自己名字被喚，只能坐著乾等，不得其門而入；諷刺的是，耳科診所的醫護人員戴著口罩，完全沒有考慮到我們需要看說話者的嘴型，試問這樣如何溝通呢？

我被上天奪去了珍貴的聽覺，今生注定前路難行，但我不會就此自怨自艾，身處人生低潮時，我相信這是上天給我的考驗。在那座圍城內，我已不再害怕，皆因沿途有你相伴，一路伸出援手，使我不會孤單，更感人間有情。我不會悲觀，因我還能聽得見，只要戴上助聽器，四周到處生氣盎然。我決心衝出圍城，化悲憤為力量，勇於面對自己的缺陷，積極開創自己的路向，樂觀邁向自己的人生。